

# 20 世纪 中外散文经典 评点珍藏本

名誉主编/萧乾/柯灵/单复

主编/木华/北河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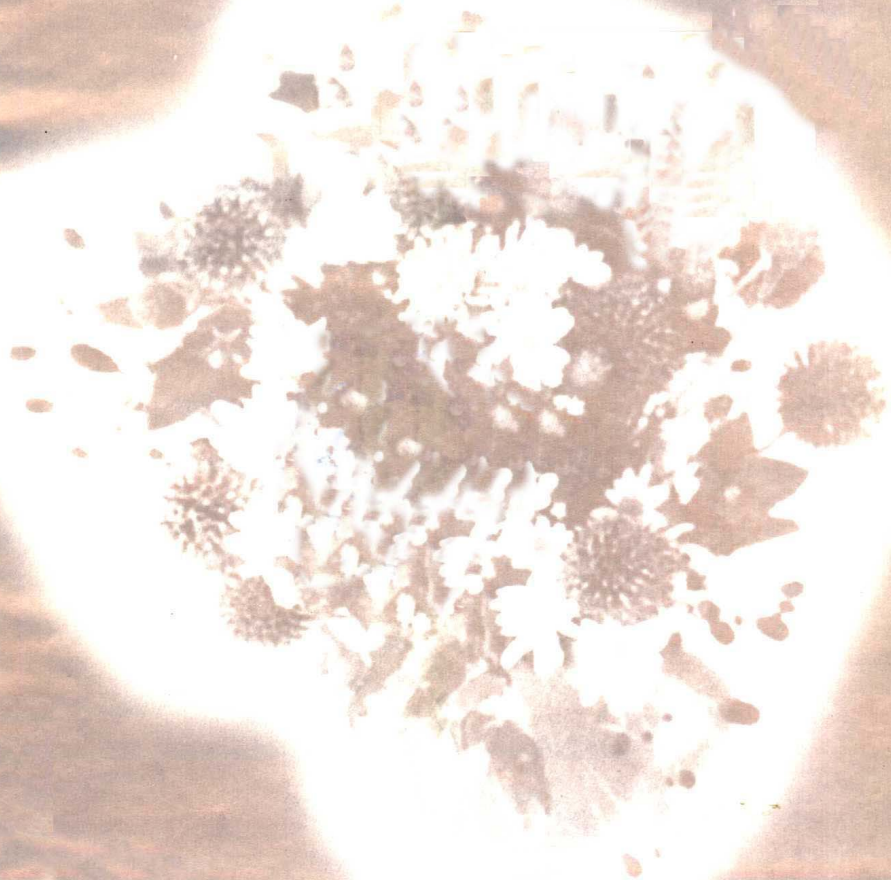
# 20 世纪 中外散文经典 评点珍藏本

名誉主编/萧乾/柯灵/单复

主编/北河/木华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





# 目 录

## 中 国 卷 I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菜园小记·····       | 吴伯箫 | (573) |
| 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····· | 余冠英 | (578) |
| 我的幼年生活·····     | 张天翼 | (583) |
| 夏虫之什·····       | 缪崇群 | (591) |
| 村居记事二则·····     | 吴组缃 | (602) |
| 囚绿记·····        | 陆 蠡 | (614) |
| 夜 ·····         | 徐 讷 | (618) |
|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·····  | 杨 刚 | (622) |
| 哭一多·····        | 吴 晗 | (628) |
| 巷·····          | 柯 灵 | (634) |
| 梦中说梦·····       | 柯 灵 | (637) |
| 散文三试·····       | 靳 以 | (641) |
| 胡博士·····        | 张中行 | (647) |

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“不如归去”谈·····   | 卞之琳 | (652) |
| 行脚人·····       | 师陀  | (658) |
| 杂忆佩弦先生·····    | 李长之 | (666) |
| 论快乐·····       | 钱钟书 | (674) |
| 我的失败·····      | 徐懋庸 | (679) |
| 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····· | 萧乾  | (684) |
| 买春·····        | 王利器 | (693) |
| 老王·····        | 杨绛  | (696) |
| 枇杷·····        | 何家槐 | (701) |
| 五月·····        | 陈梦家 | (708) |
| 黄昏·····        | 季羡林 | (714) |
| 马缨花·····       | 季羡林 | (719) |
| 回忆鲁迅先生·····    | 萧红  | (725) |
| 雨前·····        | 何其芳 | (761) |
| 老人·····        | 何其芳 | (763) |
| 事事关心·····      | 邓拓  | (770) |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土地的誓言·····   | 端木蕻良 | (774) |
| 谈“笑”·····    | 端木蕻良 | (777) |
| 向日葵·····     | 冯亦代  | (781) |
| 吃粥有感·····    | 孙犁   | (785) |
| 锁门·····      | 孙犁   | (787) |
| 荔枝蜜·····     | 杨朔   | (790) |
| 记郁达夫·····    | 唐弢   | (794) |
| 豆腐·····      | 黄苗子  | (799) |
| 生命之火长明·····  | 黄苗子  | (803) |
| 桃子熟了·····    | 叶君健  | (816) |
| 枯叶蝴蝶·····    | 徐迟   | (822) |
| 黑色鸟·····     | 严文井  | (825) |
| 一个低音变奏·····  | 严文井  | (828) |
| 天山景物记·····   | 碧野   | (833) |
| 冬日抒情·····    | 郁风   | (841) |
| 琐琐紫怀说岁除····· | 周汝昌  | (844) |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故事新编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方 成 | (850) |
| 桂林山水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方 纪 | (855) |
| 花 城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秦 牧 | (864) |
| “狗爬径”二杰·····          | 单 复 | (870) |
| 谈“题跋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| 黄 裳 | (875) |
| 论老年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郭 风 | (885) |
| 花 园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汪曾祺 | (895) |
| 金岳霖先生·····            | 汪曾祺 | (904) |
| 更衣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张爱玲 | (909) |
| 离别故乡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牛 汉 | (918) |
| 癯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林斤澜 | (927) |
| 乡梦不曾休·····            | 黄永玉 | (930) |
| 从华君武漫画想起的拉拉杂杂的事情····· | 黄永玉 | (932) |
| 故乡情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茹志鹃 | (937) |
| 林徽因印象 ·····           | 文洁若 | (943) |
| 石破天惊的诗句 ·····         | 忆明珠 | (952) |

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|
| 快乐的死亡 .....  | 陆文夫 | (957)  |
| 紫藤萝瀑布 .....  | 宗 璞 | (960)  |
| 燕园石寻 .....   | 宗 璞 | (962)  |
| 悼朱光潜先生 ..... | 李泽厚 | (966)  |
| 蟋蟀国 .....    | 流沙河 | (969)  |
| 永远的校园 .....  | 谢 冕 | (980)  |
| 小小的篝火 .....  | 潘旭澜 | (986)  |
| 大弥撒之思 .....  | 韩少华 | (991)  |
| 盛 夏 .....    | 王 蒙 | (1000) |
| 青天一缕霞 .....  | 王充闾 | (1008) |
| 燕园的黄昏 .....  | 吴泰昌 | (1013) |
| 拣麦穗 .....    | 张 洁 | (1019) |
| 珍珠鸟 .....    | 冯骥才 | (1024) |
| 道士塔 .....    | 余秋雨 | (1027) |
| 瓶中何物 .....   | 周 涛 | (1035) |
| 关于墓地 .....   | 王小鹰 | (1042) |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|
| 生命如流 .....    | 张承志 | (1047) |
| 北方女人的印象 ..... | 张承志 | (1051) |
| 总是难忘 .....    | 苏 叶 | (1058) |
| 父 亲 .....     | 阿 城 | (1071) |
| 死之余响 .....    | 赵丽宏 | (1077) |
| 笔下囚投诉 .....   | 舒 婷 | (1086) |
| 回老家 .....     | 张辛欣 | (1094) |
| 秦 腔 .....     | 贾平凹 | (1107) |
| 父亲的书 .....    | 王安忆 | (1115) |
| 云与火的景象 .....  | 李 辉 | (1119) |
| 烟酒生涯 .....    | 原 野 | (1130) |
| 映山红 .....     | 罗强烈 | (1136) |

# 吴伯箫

1906—1982

---

吴伯箫，山东莱芜人，中国现代著名散文作家、学者。抗战时期奔赴延安，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从事教育宣传工作。50年代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、文学院院长，后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。主要散文集有《羽书》、《烟尘集》、《北极星》等。

---

## 菜园小记

种花好，种菜更好。花种得好，姹紫嫣红，满园芬芳，可以欣赏；菜种得好，嫩绿的茎叶，肥硕的块根，多浆的果实，却可以食用。俗话说：“瓜菜半年粮。”

我想起在延安蓝家坪我们种的菜园来了。

说是菜园，其实是果园。那园里桃树杏树很多，还有海棠。每年春二三月，粉红的桃杏花开罢，不久就开绿叶衬托的艳丽的海棠花，很热闹。果实成熟的时候，杏是水杏，桃是毛桃，海棠是垂垂联珠，又是一番繁盛景象。

果园也是花园。那园里花的种类不少。木本的有蔷薇，木槿，

丁香,草本的有凤仙,石竹,夜来香,江西腊,步步高,……草花不名贵,但是长得繁茂泼辣。甬路的两边,菜地的周围,园里的角角落落,到处都是。草花里边长得最繁茂最泼辣的是波斯菊,密密丛丛地长满了向阳的山坡。这种花开得稠,有绛紫的,有银白的,一层一层,散发着浓郁的异香;也开得时间长,能装点整个秋天。这一点很像野生的千头菊。这种花称作“菊”,看来是有道理的。

说的菜园,是就园里的隙地开辟的。果树是围屏,草花是篱笆,中间是菜畦,共有三五处,面积大小不等,都是土壤肥沃,阳光充足,最适于种菜的地方。我们经营的那一处,三面是果树,一面是山坡;地形长方,面积约二三分。那是在大种蔬菜的时期我们三个同志在业余时间为集体经营的。收成的蔬菜归集体伙食,自己也有了一份比较丰富的享用。

那几年,在延安的同志,大家都在工作,学习,战斗的空隙里种蔬菜。机关,学校,部队里吃的蔬菜差不多都能自给。那个时候没有提出种“十边”,可是见缝插针,很自然地“十边”都种了。窑洞的门前,平房的左右前后,河边,路边,甚至个别山头新开的土地都种了菜。

我们种的那块菜地,在那园里是条件最好的。土肥地整,曾经有人侍弄过,算是熟菜地。地的一半是韭菜畦。韭菜有宿根,不要费太大的劳力(当然要费些工夫),只要施施肥,培培土,浇浇水,出了九就能发出鲜绿肥嫩的韭芽。最难得的是,菜地西北的石崖底下有一个石窠,挖出石窠里的乱石沉泥,石缝里就涇涇地流出泉水。石窠不大,但是积一窠水恰好可以浇完那块菜地。积水用完,一顿饭的工夫又可以蓄满。水满的时候,一清到底,不溢不流,很有点像童话里的宝瓶,水用了还有,用了还有,不用就总是满着。泉水清冽,不浇菜也足以浇果树,或者用来洗头,洗衣服。“沧浪之水清兮,

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”。这比沧浪之水还好。同样种菜的别的同志，菜地附近没有水泉，用水要到延河里去挑，不像我们三个，从石窠通菜地掏一条窄窄浅浅的水沟，用柳罐打水，抬抬手就把菜浇了。大家都羡慕我们，我们也觉得沾了自然条件的光，仿佛干活掂了轻的，很不好意思，就下定决心要把菜地种好，管好。

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”。为了积肥，大家趁早晚散步的时候到大路上拾粪，那里来往的牲口多，“只要动动手，肥源到处有”啊。我们请老农讲课，大家跟着学了不少知识。《万丈高楼从地起》的歌者，农民诗人孙万福，就是有名的老师之一。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六十多岁，精神矍铄，声音响亮，讲话又亲切又质朴，那老当益壮的风度，到现在我还留着深刻的印象。跟那些老师，我们学种菜，种瓜，种烟。像种瓜要浸种、压秧，种烟要打杈、掐尖，很多实际学问我们都是边做边跟老师学的。有的学会烤烟，自己做挺讲究的纸烟和雪茄；有的学会蔬菜加工，做番茄酱能吃到冬天；有的学会蔬菜腌渍、窖藏，使秋菜接上春菜。

种菜是细致活儿，“种菜如绣花”；认真干起来也很累人，就劳动量说，“一亩园十亩田”。但是种菜是极有趣的事情。种菜的乐趣不只是在吃菜的时候，像苏东坡在《菜羹赋》里所说的：“汲幽泉以揉濯，持露叶与琼枝。”或者像他在《后杞菊赋》里所说的：“春食苗，夏食叶，秋食花实而冬食根，庶几西河南阳之寿。”种菜的整个过程，随时都有乐趣。施肥，松土，整畦，下种，是花费劳动量最多的时候吧，那时蔬菜还看不到影子哩，可是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，就算种的只是希望，那希望也给人很大的鼓舞。因为那希望是用成实的种子种在水肥充足的土壤里的，人勤地不懒，出一分劳力就一定能有一分收成。验证不远，不出十天八天，你留心那平整湿润的菜

畦吧,就从那里会生长出又绿又嫩又茁壮的瓜菜的新芽哩。那些新芽,条播的行列整齐,撒播的万头攒动,点插的傲然不群,带着笑,发着光,充满了无限生机。一棵新芽简直就是一颗闪亮的珍珠。“夜雨剪春韭”是老杜的诗句吧,清新极了;老圃种菜,一畦菜怕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?

暮春,中午,踩着畦垅间苗或者锄草中耕,煦暖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畅。新鲜的泥土气息,素淡的蔬菜清香,一阵阵沁人心脾。一会儿站起来,伸伸腰,用手背擦擦额头的汗,看看苗间得稀稠,中耕得深浅,草锄得是不是干净,那时候人是会感到劳动的愉快的。夏天,晚上,菜地浇完了,三五个同志趁着皎洁的月光,坐在畦头泉边,吸吸烟;或者不吸烟,谈谈话;谈生活,谈社会和自然的改造,一边人声咯咯罗罗,一边在谈话间歇的时候听菜畦里昆虫的鸣声;蒜在抽苔,白菜在卷心,茼蒿在散发脉脉的香气:一切都使人感到一种真正的田园乐趣。

我们种的那块菜地里,韭菜以外,有葱、蒜,有白菜、萝卜,还有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,等等。农谚说:“谷雨前后,栽瓜种豆。”“头伏萝卜二伏菜。”虽然按照时令季节,各种蔬菜种得有早有晚,有时收了这种菜才种那种菜;但是除了冰雪严寒的冬天,一年里春夏秋冬三季,菜园里总是经常有几种蔬菜在竞肥争绿的。特别是夏末秋初,你看吧:青的萝卜,紫的茄子,红的辣椒,又红又黄的西红柿,真是五彩斑斓,耀眼争光。

那年蔬菜丰收。韭菜割了三茬,最后吃了苔下韭(跟莲下藕一样,那是以老来嫩有名的),掐了韭花。春白菜以后种了秋白菜,细水萝卜以后种了白萝卜。园里连江西腊、波斯菊都要开败的时候,我们还收了最后一批西红柿。天凉了,西红柿吃起来甘脆爽口,有些秋梨的味道。我们还把通红通红的辣椒穿成串晒干了,挂在窑洞

的窗户旁边，一直挂到过新年。

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

## □读书人语

伯箫先生的散文，有一篇有名的《记一辆纺车》，那是写延安生产的；这篇写的也是延安的生活，却是种菜。读来有感“文如其人”，文章朴素无华，文笔清顺畅达，如食蔬菜、如饮淡茶，不经品味，不知其甘，然经品味，其味也是淡淡的，但是却隽永而有韵味。回想五十年代他在东北教育学院当领导，每见到，便是人如其文，朴素无华，穿一身布中山装，说话也是朴朴素素，平声静气完全看不出是位学者兼作家、教育家的领导干部。我读先生文，常常想起先生的为人，亲近而敬重。

他在这里，写了一种生活，一种生存模式，一种存在范型，在他写作时，我想，在思想中、在立意上，以至在潜意识里，是都有一种现实背景的，那就是写艰苦朴素作风、写那时的精神胜过物质的生活吧。历来的品评赏析，也多以此为主。这是有根据，也有道理的。然而，今天可是“物质胜精神”了，这点事“菜园”和“种菜生活”，真是平凡、平淡而不引人了。我们倒也无需又借此耳提面命，不要忘了过去，要学那时风。在物质的风暴和金钱的闪光和颠簸中，其实，便显出了这种“田园风光”、“劳动生活”的滋味之悠长隽永了。对于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喘息的现代人，常常会想到从这种“从前的”、“消逝了”的落后生活中，寻找心灵的安息处以至人生的终极价值了。而对于在两种文化转型同时逼进下的中国人来说，“它”走得还不远，还未全消逝，我们倒是可以留住这片净土的。我由之也更想到这文的内容和作文的人。 【彭定安】

## 余冠英

1906—

---

余冠英，文学史家。江苏扬州人。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。毕业后留校任教。抗战时期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，并主编《国文月刊》。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《文学评论》编委等职，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，曾编辑出版《三曹诗选》、《汉魏六朝诗选》、《唐诗选》等，著有《汉魏六朝诗论丛》、《诗经选译》等。

---

### 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

我曾问人：清华大学和清华园这两个名字将来谁更出风头？有人说：照眼前的事实看，风头是属于后者的较多。这话大概没有什么错罢？你说：可不是吗！大门口的清华园三个字是皇皇石刻而且巍巍居中，国立清华大学六个字便是写在木头牌上而且只好一旁侍立呢。我说：决不止些！

清华的来宾往往是踵趾相接的，假如我说：这些人之中被清华园的草木，泉，石所吸引的一定比为了看清华大学的图书，仪器，标本，机械而来的多五十倍，该没有人反对罢？那末，无怪其然了。



你一写信约朋友来玩，多半说：“请来园子里逛逛罢”，而很少用：“请到敝校参观参观”。清华原是“园”的空气多于“大学”的空气啊。

这样便可以转到正题，“清华不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”理由不和“春天不是读书天”一般简单吗？春天有比读书更有趣的事让你做，清华有比读书更有趣的事叫你不得不做。

最奇怪的，没有一个外人不对“清华人”赞叹：“贵校的读书环境真好！”而每一个清华人，纵然是最谦虚的你，也决不曾摇头否认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当真相信清华最适于读书么？我不信你比我缺少那些经验，随便举一件便可以做这句话的反证的。

远的不用说，就以最近这两个礼拜说罢，你如曾有一次整个钟头耐心耐意地坐在教室里做笔记，那才是奇迹呢！

你有眼看得见黑板上的白字，当然也有眼看得见窗外那些轻摇慢舞的鹅黄细柳，那些笑靥迎人的碧桃，那些像有胭脂要滴下枝来的朱梅，那些火似的，像有一种要扑到你身上来的热情的不知名的花，那些，那些……那些迷人的东西，真的没有把你心从 a, b, c, d, 勾走么？就算你是道学家，有“目不窥园”的修养，还有玫瑰呢，丁香呢，她们会放香！熏风从那里钻进窗户，又在你鼻尖打了一个回旋，你心不跳么？就算你受了春寒，鼻子不通，还有云雀呢，杜鹃呢，远远的唱起来了；蜜蜂又围在窗外哼；甚至一双燕子索性坐在窗槛上情话来了，你又待怎样防御呢？总之，一切都引得你的心往外飞，这时的心固然教授们的什么论，什么史，什么法，什么问题，什么公式抓他不住，便是你书中的颜如玉也照样不行。

再切实一点举例罢，你在三院教室，即使正听着法国革命史这样热闹的演讲，你也会忽然想到钓鱼的事情，因为你看见窗外的垂柳了，你自然会联想到正被那柔丝拂着的一河春水，那正在水面吹沫的游鱼，也许那树杈上正搁着一根钓竿呢。